



在文学、戏剧或影视作品中，阶段性的故事结束后，若再需要交代什么，每以“尾声”言之，而这与中国古典小说常用的“楔子”异曲同工。

“楔子”也罢，“尾声”也罢，无非指故事的前因或后来的事。在现实生活中，在民间，前因往往说是“先前”，“尾声”则简言为“后来”。

若以文学语言而论，此书的“楔子”，当然必定是中国面向农村的全面脱贫之大动作。无此大动作为前提，便断无书中那些事，书中诸人物也断不会有那种非比寻常的关系。

并且，此书虽为书，却实在毫无文学性。内容也难以“故事”言之，不过是“农村扶贫”大背景下一些人和事的生活化的呈现而已。

的确，它是非文学的，然而是很生活的。书中和人记事，虽非“纪实”，却也并不是凭空虚构，在那一时期的现实中不乏其例。

既然它主要是生活的，那么就让我完全以民间的说法来做一番必要的交代吧。

当上了县委书记的沈桐，尝到了从未经历过的孤独滋味。“扶贫永远在路上”这句话，既使他感到了责任更大，同时也使他感到压力更大。当县长时，他的压力可由郑家华分担一部分。往往无须倾诉，郑家华早已看在了眼里，并且已开始为他排忧解难。当上县委书记以后，再没有人常对他说“一切责任我来负”了，倒是有许多人希望常听到他这么说了，他也确实这么说过，但说时底气是不够的，他在官场上没有郑家华那么广的人脉，也没有郑家华那种“红色基因”作为游刃有余的资本。韩书记一调走，官场上没了既赏识他的能力又愿出面保护他的人。郑家华一死，他这位非本县人的书记，面对的尽是本县干部了。他多次感觉到，他们对他并非像对郑家华那样口服心也服。而县长是从别的县提拔到岐县的，对岐县的各种情况尚不了解，几乎事事向他请示汇报。如果他不该怎样不该怎样，县长同志就不知如何决断了。总之，县长不是当年的他，要求县长独当一面为时尚早，更不能指望对方像他一样，反过来为书记分担多少压力。他的压力也不能向县长倾吐，那是作为一把手的大忌。

正是责任和压力，使他常出现在郑家华的墓前。那时他甚至很怀念自己是二把手时的岁月，于是意识到，自己与郑家华之间那一种一、二把手的关系，在官场上是多么幸运的事。

压力也同样体现在刘康、吴永新、李思远等农民身上。“自己给自己发工资”这话听起来感觉挺好，做起来可就那么容易了。他们是中国极少数仍愿做农民的农民，这是由他们的生命基因所决定的，也是由他们的具体情况所决定的，他们的年龄使他们明白，自己确乎已不再适合外出务工了。于是，仍做农民成了不二选择，或也可以说是没得选择的选择。他们生命中那种依恋土地的基因，一度也确乎退化了，但与土地的新的关系，又使那种基因复苏了。实际上，土地入股在岐县已不足为奇，但以农民的身份拥有属于自己的花木公司，他们在岐县仍属独一份，并且他们把那事儿做得还不错，更有信心了。

他们又恢复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比之于前是农民的时候，必须亲力亲为的事多了，操心事多了，也得更勤快了。稍有粗心大意，造成的任何损失都只能由自己兜着了。普通的农民又有谁不是这样呢？对于他们，不同之处在于，一旦损失成为事实，不仅对不起自己，还对不起同一公司的别人。这一种责任意识，是他们以前所没有的。

然而，他们成了甚有成就感的农民。李家村由于他们的作为，村里村外一年四季到处可见鲜花。特别是春夏两季，地里开着各种各样的花，树上也开着花，大棚里还是散紫翻红的花，村口村尾都生长着花树，村中家家户户的窗台上、院子里、院门外也常摆着花。某些月份，地里村里，花香四溢。

“真是一个留得住乡愁的村子啊！”从县里、市里到李家村散心的人每每这么说。

他们高兴听到外人这么说。那话会使他们眉开眼笑。

获得好收成的农民笑起来几乎全一样，憨憨的，甚至也可以说萌萌的。只有容易知足的农民脸上才会呈现那么一种笑。

但谁要细端详他们的笑脸，准会看得出来，除了知足常乐，还有别的什么忧患在他们脸上……

（摘自《田园赋》，梁晓声著，作家出版社2021年9月出版）

著作等身的赵连甲先生，出新书对他而言是常有之事，能在于广大读者中享有盛誉的作家出版社出版，更为业内外深切关注。所谓“作品”，当然是包含的形式众多，不是一种或几种文学艺术形式就可以囊括；而“选”，必然是经过出版社在更大范畴中所筛选的，显现出一种待价而沽的自信。欣慰，阅读的感觉竟然是让我猜了个八九不离十。

它是舞台上的文学。近百万字的两大本集子，是赵连甲先生70年舞台演出文本的粹粹。所有作品，无一不是经过演员立在舞台上演出，且受到观众喜爱的，其中不乏在曲艺界广泛流传、普遍演出的精品力作。记忆中相声《劳动号子》、山东快书《赔茶壶》《街头哨兵》等等，曾被许多演员争相演出不说，还被很多曲种所移植。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赵连甲先生的曲艺、短影视文本，继承了中国历史经典话本小说的美学传统，即不仅适于演员舞台表演、发挥，亦非常适宜人们闲暇阅读，它让“说唱文学”成为有机、完整的一体。边读边想，作为中国作协会员，赵连甲先生实至名归，当下文本创作成为影响曲艺发展的瓶颈，是因为在很多创作者心中，将说唱与文学分离了。殊不知，文学是所有艺术样式不可或缺的基本色。从该书“编辑札记”中知道，上世纪60年代，首篇著文评介、推广赵连甲先生创作的山东快书《爱八方》的，竟是《诗刊》资深编辑、著名作家杨金亭。

它是戏剧性的曲艺。该书的“编辑札记”说，

《江南役》

□海飞

开场

钱塘自古繁华。“人间天堂”物华天宝，西湖烟波浩渺，城市水汽氤氲。五代的吴越国以及之后的南宋王朝都曾经定都于此。这里的一草一木，一颦一笑，也像是有人精心勾画出来的，特意要送你一幅浓妆淡抹的色彩与风韵。

繁华中也有迷雾。

比方说明朝万历三十年八月五日，杭州城就发生了一起十分离奇的事件。在当年杭州卫守戎军的秋季案情记录中，稍显粗糙的黄麻纸翻到这一卷的第十三页，就会在右边第二栏中发现，八月五日这天大概是夜里亥初一刻，城南的东坡巷突然涌出一群黑压压的蝙蝠。据当晚一位五十来岁的打更老人回忆，那天成百上千只蝙蝠从天而降，像席卷的潮水，一浪高过一浪。蝙蝠汹涌冲撞，夜空被盖上一层黑布，瑟瑟发抖的打更人在那场永生难忘的惊恐中猛然听见，巷子东头突然撕裂开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哀嚎。据说悲伤欲绝的人家姓严，出事时，家中年仅9岁的儿子正坐在院子里的石凳上剥豆子吃。当那群来势凶猛的蝙蝠闯进来时，夫妻两人眼睁睁看着瘦弱的儿子被凌空架起，一双腿脚只是不知所措地挣扎了两下，来不及发出半点声音，转眼就在浓墨一般的夜幕中消失了踪影。

秋季，案情还在延续，守戎军案卷第十三页往下，仓促细小的字体开始书写得密密麻麻。八月六日晚，第二个男孩在突如其来的蝙蝠浪潮中被席卷而走。

八月七日，诡异的蝙蝠阵又在子初时分洗劫了城西的葫芦巷，一下子提走了一对7岁大的双胞胎兄弟。

至此，杭州城一派阴云密布。市井间人心惶惶，门庭深锁。百姓们交头接耳之间，一个个谈蝙蝠而色变，那种恐惧的眼神，仿佛一抬头就能看见一场秋天里的黑雪压境。

第一章

万历三十年(1602年) 八月十二日 晴

田小七是在这天的申初时分，骑着万历皇帝朱翎钩送他的宝通快马，从城北的武林门进入杭州城的。

在井亭桥边的相国井，田小七打了一桶欢快的井水，差不多把自己给喝饱了。他用手背擦去嘴角的水渍时，觉得井水简直是凉爽得不可思议，于是干脆再次矮下身，把整个脑袋都埋进剩下的水里，并且在水中兴奋地吐出一口气。身边那匹通体发亮的宝通快马，打了一个巨大的喷嚏，它冷笑着看着田小七屁股朝天的样子，真想踢他一脚。除此之外，他还觉得江南的天气闷热得令它很不舒服。

井亭桥边安静得像一幅画，桥下的清湖河里传来细细的流水声。田小七后来猛地把手从水桶里拔出来，昂扬地甩了甩，甩出一串明亮的水珠。他睁开眼时，发现宝通快马正用不满的目光望着自己，于是赶紧一把举起水桶，将那些清凉的井水全都泼向了宝通快马的马背。

桂花密集的香味在相国井的上方盘旋。田小七之前只是在京城名家的画卷中见到过水汽蒸腾的江南，但此刻眼见着那些倒映在井水中的青砖白墙以及挂在枝头如同灯笼一样晃荡的石榴和柿子，却莫名地想起了远在京城的无恙姑娘。他后来和宝通快马一起，抬头凝视那些幼小又密集的桂花时，恍惚觉得那是无恙姑娘无数个芬芳的眼神。所以他想，杭州可能是一个非常适合回忆的城市。

男孩刘四宝就是在这时候出现在相国井的另外一个方向。那天刘四宝正和自己的隔壁邻居，一个名叫金鱼的男孩一起，想在清湖河边那排苍老的柳树上寻找出一些知了。刘四宝手抓一枚青花瓷片，瓷片的四周被他打磨得跟镜子一样浑圆。他看见喝水的田小七和通身枣红色的宝通快马时，忍不住停下脚步，蹲身在细密的阳光里对着那匹马挤眉弄眼。刘四宝一边歪斜着脑袋，一边又摇晃着瓷片，将清湖河上聚集起来的阳光十分执拗地折射向田小七那张被井水打湿的脸。他说，喂，井水是不是很甜？

田小七于是看见一束明亮的光，在自己的脸上跑来跑去。他伸手挡住那道光，却冷不丁打了一个响亮的喷嚏，然后就从张开的指缝里看见刘四宝十分开心地地笑了。刘四宝眯着眼睛讲，你是谁？我怎么不认识你。

田小七做了个鬼脸，说我姓田。却没想到等他讲完，刘四宝忍了很久的鼻涕便及时地笑了出来。刘四宝一把擦去鼻涕，声音很果断，说你这个骗子，这世上怎么可能会有人姓甜？他还看了一眼身边比他高了半个头的金鱼，说金鱼哥你信吗？他要是真的姓甜，那我是不是可以

说我是姓咸。咸鼻涕的咸。

田小七也笑了，他讲你知道会打地洞的田鼠吗？我就是田鼠的田。他还跟刘四宝说你看看那张脸，脏得跟猴子的屁股一样。你要不要过来，让我帮你洗把脸。

杭州卫守戎营的总旗官伍佰这时候迫不及待地从一个个隐秘的角落里冲出，他已经在那个角落里观察了田小七很久。他提着一把威武的军刀，站在一片被阳光切割出的阴影里，样子很严肃地叫了一声，别动！

田小七稍微愣了一下，看见伍佰的那把刀差不多有一尺五寸那么长，然后他垂头笑了，似乎感觉万历三十年的这一场秋天多少显得有点滑稽。总旗官伍佰这天带了好几个守戎军的手下。他瞟了一眼田小七以及那匹很随意地打出一个响鼻的马，然后就转头对手下只说了两个字，带走！

田小七说，凭什么？

伍佰将头顶多少有点碍眼的军人头盔往上推高了一点，很骄傲地说，凭我的直觉。

你的直觉怎么了？

我的直觉告诉我，你跟最近发生的一系列孩童失踪案有关。你现在可能是过来踩点，看准了哪家孩子，然后就在夜里把他们给掳走。

我很羡慕你有这样的直觉。田小七说，我真担心你

把那把刀子，像一张白铁皮似的会不会被风吹破？

伍佰愣了一阵，觉得这个言语轻狂的男子果然是有点凶险。他把刀子举得更高，又回头提醒刘四宝说，四宝，退远一点。小心叔的刀子等下伤到了你。

刘四宝认得总旗官伍佰，他一直叫伍佰为小伍叔。那天他和金鱼两人小心翼翼地躲到那棵忧伤的柳树后面时，看见田小七慢条斯理地重新打了一桶水，又提起之前搁在井沿上的一把刀。他将那把明亮的刀摆在阳光下看了一眼，随即即将刀身插进桶里依旧还在晃荡的井水中。他后来撩起井水，仔细抹着刀身说，我这兄弟很辛苦，刚才赶了很长一段路，我现在先给它洗个澡。

伍佰瞬间站在阳光的阴影里呆若木鸡。他望着那把寂静的刀，看见一缕瘦削的阳光正在刀背上行走得十分缓慢。时间过了很久以后，他才从喉咙底下不是很有把握地问了一句：绣春刀？

田小七笑了，笑得有点开心。他一边洗刀一边专心地对那桶井水说，你眼神不错。又说，带我去见你们的巡抚，我有重要的事情要找你。

2

在浙江巡抚刘元霖赶到城南竹竿巷的春水酒楼前，锦衣卫北斗门掌门人田小七已经在酒楼的二楼包房里独自喝下了三杯酒。喝酒的时候，田小七想起了五天前，自己在皇帝的豹房西边一片碧绿的竹林里见到了正在练剑的万历皇帝朱翎钩。朱翎钩那时一身闪亮的龙袍，出神入化的剑术着实令田小七吃惊。他像一只老鹰一样冲天飞起，剑锋所到之处，一排被砍断的竹子便萧瑟着离开之前的躯体，笔直插进了脚下的泥地。田小七一眼望去时，几乎有一种错觉，好像地上又突然冒出一排新鲜的竹子。接着他听见朱翎钩的声音似乎从遥远的空中飘落，说千尸大人，别来无恙？

田小七并没有抬头，只是摘下腰间的北斗门令牌，将它扔在了铺满翠绿竹叶的泥地里。他说柳章台，你这个破锦衣卫我不做了，你把无恙还给我。

朱翎钩从空中轻飘飘地落下，推剑入鞘时盯着田小七说，做不做锦衣卫你说了不算。我现在给你一个任务，你要去杭州。

你把我无恙还给我。田小七说，她答应要在这个中秋节嫁给你。

你去杭州。只要任务完成，十个无恙都会争先恐后地嫁给你。朱翎钩还说，等你从杭州回来，我答应带你去狱狄门口接她。

田小七后来见到刘元霖时，看见刘元霖的身子藏在一袭略微显得有点宽大的官服中。因为瘦小的缘故，刘元霖行走的时候身体前倾，跌跌撞撞的样子很像一只即将转到尾声的陀螺。

如果不是因为杭州城连续发生的男童失踪案，刘元霖此时的心情甚至可以说比较愉悦，因为正在重新修建的六和塔眼看就要完工。而一场盛大的庆典，也将在八月十八钱塘观潮节那天如期举行。就在刚才，提前赶来参加庆典，又顺便行走一趟西湖和灵隐的台州府送了刘元霖一座纯金打造的六和塔模型。金光闪闪的六和塔模型重达五斤，里边是掏空的。知府把它横过来，让底座宽阔的洞眼凑向刘元霖的耳边，说巡抚大人你仔细听，

一般和谐、厚重的文化氛围，让我懂得了笔尖儿该跟谁走。如何写作来‘笑’敬人民。”这让赵连甲作品源自传统却能把握时代的脉搏。不妨在书中重温《背篓日记》《山村夜诊》《田大婶告状》等篇目，没有对人民的热爱、忠贞，谁敢说它能靠所谓技巧、技术、传统就得完成？

它是耄耋后的青春。听赵连甲先生不止一次说过：“我一辈子没当过协会的主席，但我却是许多省市曲协主席的老师；主席都有卸任的时候，而我这老师却永远没有退休。”这话听多了，便品出了它的弦外之音，他在为自己活到老、学到老、写到老寻找一种理由：“我永远都在路上的行者，做我的学生应该如我而永无止境。”凡是了解赵连甲先生的人，都知道他的身体是个奇迹，而创造奇迹的动力，就是他晚年无休止的写作、编书。曲艺谚有“把点开活”之说，就是要让演出适宜受众。赵连甲先生晚年的“演出”，当然包括这本《赵连甲作品集》的出版，是他说给懂他、喜爱他的受众与学生的话语。他用耄耋后的青春，以心血书写着中华说唱文学壮丽的篇章。正如《编辑札记》中所引用的《中国新文艺大系（1949—1966）曲艺集》导言里记载他的话：“在新曲艺创作方面做出显著的成绩。”今天读它，显然有“言未尽兴”“今非昔比”的遗憾与联想。

不知怎的，想起了老话“就汤下面”。《赵连甲作品集》，是他用自己这锅86载的“老汤”煮的“新面”，好吃，当然更不缺营养了。

（摘自《江南役》，海飞著，作家出版社2021年9月出版）

新时代说唱文学的“范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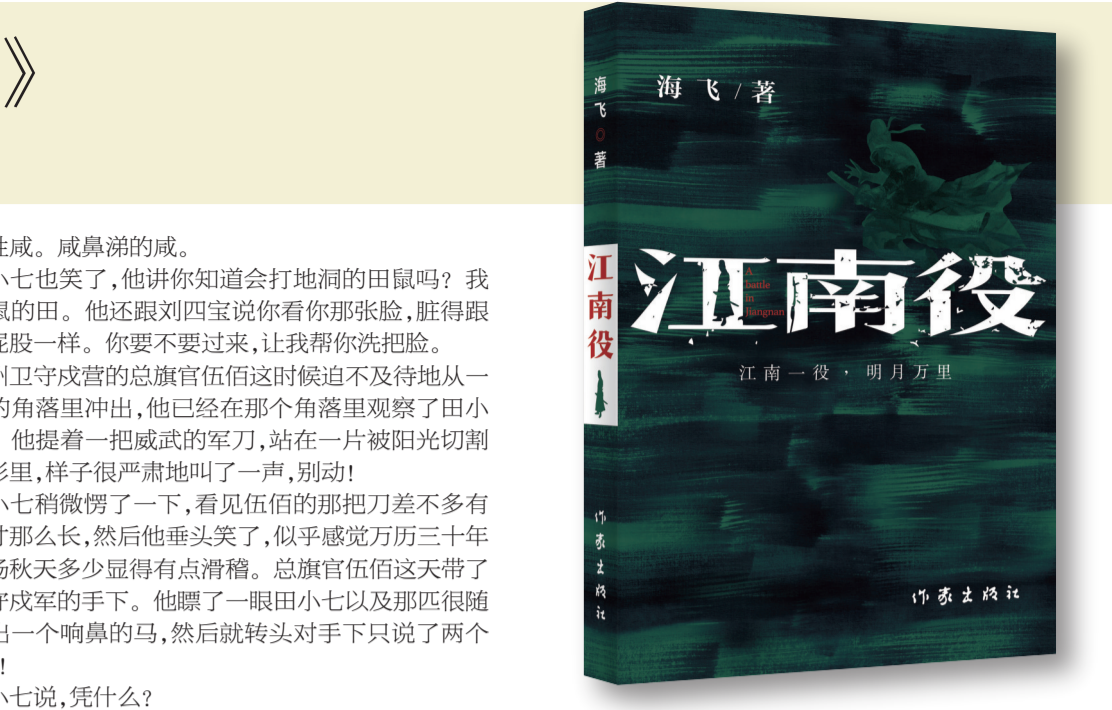
——读《赵连甲作品集》有感 □孙立生

已故著名戏剧作家苏叔阳，对赵连甲先生作品呈现的“幽默”推崇有加。我想，这或许与苏老先生对当下曲艺、小品的文本，多有滑稽而缺失幽默的现状之忧虑有关。幽默是文化富有的自然流淌，本书让我感受到的不仅仅是幽默，在诸多中篇、短篇作品中，更多的是“悬念”与“笑料”协调的妙用，作品很自然地使戏剧性冲突与文学所追求的人性挖掘和塑造实现了和谐。不妨静下心来读读他的中篇评书《舍命王传奇》，它让我想到了一位外国戏剧大家对戏剧如何更好看的回答，“写有难题的人”。赵连甲先生作品中的物人物形象个个都是在“难题”中挣扎、搏斗，悲喜过程中呈现着精彩，让观众在笑声中体味着人性的深刻。

它是诗歌化的通俗。当下曲艺的现状令许多有识之士担忧，其中最大问题莫过于它的“雅与俗”没有得到应有的平衡。面对人们的众说纷纭，《赵连甲作品集》做出了掷地有声的响亮回答。它的语言句句不失口语的通俗，但经其组装、整合，便呈现出诗一样的品性。许多人用不同形式写过孔繁森，但他写的山东快书《父子同行》，却被一

位颇具造诣的诗人誉之为“一首好诗”。精妙之处在于，他让孔繁森的高贵品质呈现在平凡父子情长之中，以山东快书的形式把幽默、悬念恰到好处地展示出来。观众在开心欢笑的同时，又被孔繁森朴实却高尚的言行感动得热泪盈眶，发现竟有如同读罢好诗后的联想与感悟。曲艺是雅俗共赏的艺术，而要抵达这种境界，唯有具备深入浅出的学养与人品。据说赵连甲先生对烹饪颇有些研究，好菜当然既要可口，还不失营养。看他作品，我坚信他一定深得烹饪之三昧。可喜，它寓文于野，寓雅于俗，寓教于乐。

它是今天演的传统。如何处理好艺术的继承与创新关系？某次听赵连甲先生的讲座，他虽没有直接回答，却用自己的创作实践诠释了对它的理解：“我写过很多现实题材的曲艺、小品、影视短剧，我可以逐一说出它们当初在传统作品中的影子；只想说，很多新作不是无源之水。”他的这些话令我记忆犹新，相信他的文本创作不需要蜻蜓点水式的采风，他每天就生活在平民百姓之中；换言之，他就是大众里活生生、实实在在的一



是不是感觉它像一只海螺，能听见我们台州那边吹过来的海风的声音。刘元霖乐滋滋地笑了，含蓄又不失热烈。他讲下不为例，以后不许这么浪费银两，你知道咱们浙江有很多地方需要花钱。

刘元霖面对田小七坐下时，藏在怀中的那只油光发亮的红头蟋蟀，可能是闻到了酒香，竟然兴奋着一连叫了三声。他是对田小七含糊地笑了笑，又卷起官服宽大的袖子，这才朝怀里装蟋蟀的竹筒方向骂了一句：乐乐，你真会作。作是没有好下场的。

田小七将酒杯换成酒碗，又把酒给满上。刘元霖一口喝尽，说再倒。等到咱们连着喝过了三碗，今天这事情就撒泡尿给忘了。他还擦了一下嘴，说伍佰这小鬼崽子，眼珠子都长到屁眼里去，竟然把你当成了嫌疑犯。

丢了多少个男童？田小七问。

七个。刘元霖伸出分开来的手指头，说我现在就可以跟你讲，案发现场如出一辙，孩子们都是被遮天蔽眼的蝙蝠给卷走的。刘元霖敲了敲桌板，瞪起眼睛讲，总之事出反常必有妖，我们一直在查，不敢有丝毫懈怠。

田小七沉默了一下。他看见刘元霖好像嘴巴很渴，说了一通话后急忙喝了一口酒，然后才说你以前有没有来过杭州？我怎么觉得你有点面熟。

田小七说，皇上让我来找你。

我不是讲了嘛，我们一直在查。刘元霖说，你放心，再给我几天时间，有什么消息我就第一时间告诉你。田小七摇头，说我这不是为了男童失踪，我有更重要的事情。

刘元霖愣了一下，眉头皱得很紧。在田小七正想跟他说出皇上亲口交代的隐秘使命时，一个女子的身影突然撞开门口的守卫，推门直接闯进了包房。

田小七感觉到一阵迎面而来的风，似乎有淡淡的芳香。他看了一眼女子，女子目光凌厉，不仅有一头飘扬的长发，背上还挂了一支修长的铁枪。女子叫赵刻心，来自杭州城南的钱塘火器局，她是过来找刘元霖讨债的。田小七后来很快就听明白，作为大明王朝的重要兵工厂，钱塘火器局四百多个工匠的工钱，巡抚刘元霖已经连着拖欠了三个月。

闯进来的赵刻心并没有看田小七一眼，只是盯着刘元霖说，给钱。刘元霖挤了挤眉毛，用两只手指头优雅地地理了一下嘴边稀疏的胡子，说你没看到有客人？工钱的事情我明天再跟你多讲。

但是话还没说完，赵刻心却一把提走了桌上那座闪闪发光的金制六和塔。她说这么贵重的礼，让我爹先替你收着。

田小七出手，推出一个反掌，瞬间就将金制六和塔夺回，重新摆在了桌上。他盯着碗里的酒，看见酒水慢慢荡开一阵涟漪，说，滚出去！

赵刻心什么也没说，却突然甩出背上的那支长枪，让它在空中十分利索地转了一圈。刘元霖眼睛都看花了，他只是听见耳边的呼的一声，然后就看到那管黑洞洞的枪口，已经笔直指向了田小七的额头。

田小七抬头，目光很专注地欣赏着那截横在空中的枪管，感觉这根掣电铳应该是能够三连发的，或许是他们钱塘火器局刚刚设计出的一款新式火器。然后他声音有点喜悦地说，出枪的速度很快，果然像一道闪电。

刘元霖却满脸忧伤。他试着把赵刻心的枪口一点点挪开，又将那座沉甸甸的六和塔模型交到她手里，这才低头小心地问了一声田小七，京城有没有合适的男人？我想替她爹赵士真做主，早点把她给嫁了。

（摘自《江南役》，海飞著，作家出版社2021年9月出版）

著作等身的赵连甲先生，出新书对他而言是常有之事，能在于广大读者中享有盛誉的作家出版社出版，更为业内外深切关注。所谓“作品”，当然是包含的形式众多，不是一种或几种文学艺术形式就可以囊括；而“选”，必然是经过出版社在更大范畴中所筛选的，显现出一种待价而沽的自信。欣慰，阅读的感觉竟然是让我猜了个八九不离十。

它是舞台上的文学。近百万字的两大本集子，是赵连甲先生70年舞台演出文本的粹粹。所有作品，无一不是经过演员立在舞台上演出，且受到观众喜爱的，其中不乏在曲艺界广泛流传、普遍演出的精品力作。记忆中相声《劳动号子》、山东快书《赔茶壶》《街头哨兵》等等，曾被许多演员争相演出不说，还被很多曲种所移植。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赵连甲先生的曲艺、短影视文本，继承了中国历史经典话本小说的美学传统，即不仅适于演员舞台表演、发挥，亦非常适宜人们闲暇阅读，它让“说唱文学”成为有机、完整的一体。边读边想，作为中国作协会员，赵连甲先生实至名归，当下文本创作成为影响曲艺发展的瓶颈，是因为在很多创作者心中，将说唱与文学分离了。殊不知，文学是所有艺术样式不可或缺的基本色。从该书“编辑札记”中知道，上世纪60年代，首篇著文评介、推广赵连甲先生创作的山东快书《爱八方》的，竟是《诗刊》资深编辑、著名作家杨金亭。

它是戏剧性的曲艺。该书的“编辑札记”说，

一般和谐、厚重的文化氛围，让我懂得了笔尖儿该跟谁走。如何写作来‘笑’敬人民。”这让赵连甲作品源自传统却能把握时代的脉搏。不妨在书中重温《背篓日记》《山村夜诊》《田大婶告状》等篇目，没有对人民的热爱、忠贞，谁敢说它能靠所谓技巧、技术、传统就得完成？

它是耄耋后的青春。听赵连甲先生不止一次说过：“我一辈子没当过协会的主席，但我却是许多省市曲协主席的老师；主席都有卸任的时候，而我这老师却永远没有退休。”这话听多了，便品出了它的弦外之音，他在为自己活到老、学到老、写到老寻找一种理由：“我永远都在路上的行者，做我的学生应该如我而永无止境。”凡是了解赵连甲先生的人，都知道他的身体是个奇迹，而创造奇迹的动力，就是他晚年无休止的写作、编书。曲艺谚有“把点开活”之说，就是要让演出适宜受众。赵连甲先生晚年的“演出”，当然包括这本《赵连甲作品集》的出版，是他说给懂他、喜爱他的受众与学生的话语。他用耄耋后的青春，以心血书写着中华说唱文学壮丽的篇章。正如《编辑札记》中所引用的《中国新文艺大系（1949—1966）曲艺集》导言里记载他的话：“在新曲艺创作方面做出显著的成绩。”今天读它，显然有“言未尽兴”“今非昔比”的遗憾与联想。

不知怎的，想起了老话“就汤下面”。《赵连甲作品集》，是他用自己这锅86载的“老汤”煮的“新面”，好吃，当然更不缺营养了。

（摘自《江南役》，海飞著，作家出版社2021年9月出版）



员：每天买菜、购物、做饭、逛地摊一样不少，为啥便宜为啥涨价，他心底跟明镜似的。但这位普通老头对自己似乎并不是按普通标准要求的，“编辑札记”里记录着他的一段原话：“铭记党的培养，感激文化艺术界名家净友倾心指引，正是这